

清遺民岑光樾及其《鶴禪集》*

崔文翰**

摘要：自清覆亡後，岑光樾堅拒出仕異朝，並選擇返回鄉間隱居十多年，直至獲邀才到港從事教育工作。他創辦成達中學，積極宣揚儒家精神和國學內容，對香港中文教育甚有貢獻。他的詩文內容不僅表達自身對清室的懷念，亦包含了緬懷師友、抒發文化情懷和重視教育和倫理道德觀念等不同範疇。岑光樾一生堅守遺民氣節，言行合一，意志並不因外在環境轉變而有所動搖。儘管時人對一眾清遺民的想法抱有負面的評價，批評他們抱殘守闕，思想不能與時並進，但從岑光樾的個案可見，他與香港的教育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建樹良多，詩文內容均是情理兼備，值得後人重視，並賦予客觀的評價。

關鍵詞：岑光樾 《鶴禪集》 遺民意識

一. 前言

清室覆亡後，有不少清遺民懷著故國之思，紛紛棄官歸里，並選擇來港定居或暫時停留。¹ 他們在港期間積極結社論學，定期聚會，致力推動文化和教育事業，閒時賦詩酬唱，創作了大量珍貴的詩作。² 儘管他們「志懷隱逸」，「流連山海，弔古感懷」，³ 但他們仍以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故詩作「大量隱發遺民個別心曲」，⁴ 均對故國滿抱悲懷，感時傷事，表達出濃厚的遺民意識。

辛亥革命所帶來的變革，不局限於政治層面，而是對整個社會的結構、選拔制度和文​​化帶來衝擊，視為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民國以來，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傳統儒家的

* 本文蒙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 Council）（專案編號：UGC/FDS51/H01/20）撥款資助，謹致謝忱。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崔文翰，香港伍倫貢學院 人文學院副院長。

1. 溫肅（1879-1939）嘗云：「自辛亥後，朝官遺老，避亂寓港者眾。」（見氏著：〈陳子丹府君墓誌銘〉，載氏著：《擘庵文集》〔《溫文節公集》本，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卷3，頁164）
2. 有關晚清遺老在港活動的情況，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57-63。另可參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頁348-352。
3. 羅香林（1906-1978）：《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197。
4. 《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32-133。另可參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4-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26-37。

教育模式被視為舊學。所以，當清遺民以傳統制度和文化衛道者身分自居時，必然被視為封建、落伍的一群，在新中國成立後更長期被貼上守舊的標籤，自然不受到學界重視，遑論深入探討他們的思想及其影響。

另外，在現代文學史或香港文學史的專著，清遺民詩文亦甚少談及。由於民國以降，有識之士積極倡議白話文，新詩隨勢而興，相反傳統詩詞則視為舊時代的產物，常為後人揚棄。這種摧毀傳統文學的思維一直主導著整個二十世紀的學界發展，民國以降學界力圖以「新文學」作為正統文學形式的文學史敘述，遂令「舊文學」被噤聲，甚至有意將之完全摒棄主流現代文學史的視野。結果，學者每當論述現代文學的發展史，鮮見傳統詩詞的章節。而香港文學史的專著，有些除了作過場式的簡單交代外，普遍者更刻意不提及舊體詩詞在港的發展情況。因此，清遺民詩文自亦無法得到學界的重視。

事實上，人民國後選擇退隱不仕的清遺民，有著不同的表現，如埋首學術或鬻書為生，更普遍以詩文遣懷。由於清遺民多為前朝官員或有學之士，擅長詩詞創作，故相關作品積累甚豐。對於清遺民詩人而言，詩作不祇是文學創作，而是用來寄寓其政治、文化理念的工具，既可藉此建構及鞏固其遺民身份，亦能達致保存文化記憶的目的。

清遺民詩文內容題材亦相當廣泛，絕不限於言情，即如言物、言景、言事，技巧多樣化，兼具特色，既能真情流露，筆觸輕鬆，分享生活趣事和所見所聞，亦有隱晦含蓄，援引典故，詠物寄喻，託物懷情。箇中內容，誠堪玩味和分析。而這批居港清遺民的作品確實「為香港文壇注入一股守舊思想力量」，⁵ 影響深遠，不能忽視。因此，香港清遺民詩文自當是香港文學研究重要一環，故學界宜摒棄固有的觀念，重新審視這批寓居港清遺民的文學作品。

岑光樾（1876-1960）是清末民初的詩人，經歷國變後，他選擇隱居鄉間，後僑居香港，積極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當中在學海書樓講學最為人所熟悉。⁶ 較諸其他居港的清遺民，如陳伯陶（1855-1930）、賴際熙（1865-1937）、溫肅等，岑光樾似乎不太受學界留意，殊堪可惜，亦不公允。多年來，有關岑光樾的研究甚少，多集中簡述其生平，⁷ 專論文章更付之闕如，大部份論著偶然提及他的名字而已。即使一些輯錄詩作的論著，

5. 詳參程中山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舊體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59-61。鄭龔子等著：《廿一世紀香港詩詞：古典詩詞美學的前瞻與透視》（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頁40-49。

6. 有關香港學海書樓的沿革和發展，學界已有不少論著可茲參考，如鄧又同（1915-2003）：〈香港學海書樓之沿革〉，載氏編：《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1965-1989》（香港：學海書樓，1990年），頁2；曾漢棠：〈香港學海書樓與粵港文化的承傳關係〉，載學海書樓編輯委員會編：《學海書樓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學海書樓，1998年），頁13-24。這些著作均會提及岑光樾於1925-1941年期間擔任學海書樓講席。

7. 相關著作如：岑君實：〈先叔岑光樾事略補述〉，《順德文史》第13輯（1987年），頁48-50；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29-330；關國煊：〈岑光樾（1876-1960）〉，《傳記文學》58卷1期（1991年1月），頁141-142；劉智鵬：〈岑光樾——官立漢文中學的翰林教師〉，載氏著：《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50；梁基永：〈廣栽桃李岑光樾〉，載氏著：《道從此入——清代翰林與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22年），頁239-243。

也不多見收錄他的詩作。⁸ 然而，他自移居香港後，便一直投身中學和學海書樓的教育工作，絕不是典型終身隱居，不問世事的清遺民，態度上是較積極可取的。有見及此，本文嘗試以岑光樾《鶴禪集》為中心，剖析其詩文的思想內容，並交代其對香港教育事業的貢獻，以填補學界之空白。

二. 岑光樾的生平與著述

岑光樾（1876-1960），原名孝憲，字敏仲，號鶴禪，廣東順德桂洲人。⁹ 他出身書香世家，其父岑雯（1853-1913）曾跟隨廣東大儒陳澧（1810-1882）求學，並一直參與科舉，惜均無功而還，只好於鄉間講學授徒。¹⁰ 岑光樾自少受父親薰陶，酷愛詩書，並先後跟從不同老師學習。1891年，他與兄長岑光墉一同受業於廣東名儒簡朝亮，在讀書草堂學習經史詞章。兩年後，他返回桂山，繼續跟隨父親學習。後來，岑光樾先後考獲庠生、舉人資格，並於1904年以殿試二甲進士出身，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¹¹

岑光樾與末代榜眼朱汝珍（1870-1942）份屬同年，並同時於1906年往日本法政大學修學。¹² 兩年後畢業回國，先後擔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實錄館協修等職。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岑光樾舉家返回廣東，「不問人世事」，¹³ 暫居於番禺沙甫鄉。期間曾到「羅浮山問道於陳伯陶前輩」。他一心歸隱，遂自號「圓靜道人」和「鶴禪」，¹⁴ 「以閒雲野鶴之身，息交絕游」，¹⁵ 逃入禪道。自此十餘年間，岑光樾蟄居無

8. 鄧又同編〈岑光樾太史事略〉收錄了岑光樾若干詩文（見氏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頁107-123）。余祖明編《廣東歷代詩鈔》（香港：能仁書院，1980年）亦祇收錄一首岑光樾詩作，即〈蔭晉仁兄屬題秋燈教子圖〉（中冊，卷5，〈清光宣間·岑光樾〉條，頁452-453）。李巽仿輯錄簡朝亮（1851-1933）弟子的作品，亦選錄了岑光樾〈朱九江先生朝感賦〉、〈村居懷劉鏞伯〉、〈留別漢中同學諸子〉、〈朱聘三同年七十生日〉和〈辛巳十一月香江紀事〉五首詩作（見氏輯：《松桂堂集》〔癸亥年【1983】李巽仿跋刊本〕，頁81-83）。至於在近年輯錄香港詩人作品的專著中，暫祇見何竹平（1921-2004）編的《順德詩徵》（順德：何孝思堂，1997年，頁284-287）輯錄了岑光樾十一首詩作；而何乃文、洪肇平、黃坤堯、劉衛林合編的《香港名家近體詩選》（修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選錄了岑光樾五首詩作，即〈題畫二首〉、〈張若靄溪山竹石圖卷故宮舊物流落民間有客出以相示因題〉、〈朱聘三同年七十生日〉、〈舊詠史詩偶憶得一首〉和〈題溫檠菴癸卯奉召入值南齋香江送別圖（原註：己丑一九四九）〉（〈岑光樾〉條，上冊，頁131-132）。至於程中山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舊體文學卷》一書，則沒有收錄岑光樾的作品。

9. 見〈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香港：自刊本，1984年），頁161。

10. 岑光樾：〈先考事略〉，載岑雯：《柳廬詩鈔》（出版資料缺，1984年），頁230。按：此文不見載於《鶴禪集》。

11.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頁162-163。另參《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32，「光緒三十年甲辰六月乙卯」條，頁80。

12.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頁162。另參《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卷584，「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條，頁719。岑雯另撰有〈丁未九月送樾兒還東洋〉一詩，云：「去年爾去東瀛時，驚濤八月山崔嵬。今年東瀛再出祖，節後重陽少風雨。……」（《柳廬詩鈔》，頁82-83）。按：「丁未」即光緒三十三年（1907），詩中提及「去年」，即指1906年。

13. 陳伯陶：〈序〉，載岑雯：《柳廬詩鈔》，頁1。

14.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頁164。

15. 岑公焯：〈跋〉，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69。

聞，每日以課子為業，不聞國事，不理世事。

直至1925年，岑光樾應昔日同僚賴際熙的邀請，到香港成達書院講授國學，自此展開在香港長達三十多年的教育事業。次年，獲轉聘為官立漢文中學，並兼任漢文師範日夜校講席。1936年，岑光樾與李景康（1890-1960）、區大典（1877-1937）等合編的《國文模範讀本》三冊刊行。¹⁶ 1938年，他自官立漢文中學退休，旋轉任西南中學教席，講授文史，直至香港淪陷為止。在寓港期間，他亦獲邀參與學海書樓「主講經史，宏揚儒學」，¹⁷ 積極推動國學教育工作。日治後期，岑光樾回鄉避禍，並設帳授徒，堅持教育工作。

1947年秋，岑光樾以71歲高齡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創辦成達中學及附屬小學。次年更於灣仔增設分校。1960年夏天，成達中學停辦，岑光樾亦於同年病逝，享年85歲。¹⁸

岑光樾逝世後，他的著作一直未見流傳，¹⁹ 直至1984年才由他的兒子岑公煊編刊出版《鶴禪集》一書，收錄其父親的詩文作品。²⁰ 據書中〈編纂綱領〉所載，全集共分為「散文」、「詩稿」、「銘贊」、「聯語」、「墨蹟」五個部份。「詩稿、銘贊、聯語均各分上下，上部為作者生前筆跡影印；下部為植字排印」，而「每篇作品，盡可能依先後排列，其可考者並註明年份」。²¹ 全書共收錄詩87首、文12篇、銘贊29首、聯語131首，書前有蘇文擢（1921-1997）序文、利榮森（1915-2007）題籤，書末有岑公煊跋。²² 由於岑光樾年輕時「所為詩文，不自珍惜」，故留存至今者甚少。五十歲以後，他才稍作紀錄。因此，現存岑光樾的詩文均在清亡後所作。岑公煊編纂此書的目的，在其〈跋〉中清楚指出：

今輯其（指岑光樾）詩文聯言為集，庶幾足以見其言之相顧歟！……嗟夫！庭訓已渺，手澤尚存，展誦遺篇，追慕曷極，刊之行世，則不徒吾家子孫永志先

-
16. 見〈《李鳳坡先生年譜》輯要〉，載鄒穎文編：《李景康先生百壺山館藏故舊書畫函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一九三六年（歲次丙子），四十七歲」條，頁379。
 17. 鄧又同編：〈岑光樾太史事略〉，載氏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頁107。據《香港工商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所載，岑光樾自1926至1938年在學海書樓擔任講席總共22次，曾分別講授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文獻通考·序》、《漢書·藝文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書經》。詳見許振興：〈日本侵佔香港前學海書樓的講經活動〉，見氏著：《經學、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224-229。
 18.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頁167。按：《松桂堂集》謂岑光樾「春秋八十有六」（頁81），不確。
 19. 據岑君實所載：「（岑光樾）後人尚存有其手寫《孟子述義》、《漢書藝文志述義》、《史記表記》等多本，惜乎未有整理印行。」（〈先叔岑光樾事略補述〉，頁49）這些著述似乎至今仍未刊行，故相信已經散佚。
 20. 蘇文擢指出：「岑太敏仲太史既卒之二十有四年甲子（1984）夏，其哲嗣公煊世長持丈之遺稿及其祖《柳廬詩鈔》以示予」（見氏著：〈《鶴禪集》序〉，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1）。按：此序亦見載氏著：《邃加室詩文續編》（香港：邃加室，1984年），頁226上-231上。篇名則作〈《鶴禪遺稿彙編》序〉。
 21. 〈編纂綱領〉，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4。
 22. 鄒穎文編：《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頁54-55。

德，其於世道人心，或亦有所補乎！²³

可見岑公煇望此書能提醒後代子孫，毋忘岑光樾的訓勉和主張。

蘇文擢為《鶴禪集》撰序的原因，源於岑、蘇兩家之淵源。其序云：

公煇……曰：「吾岑、蘇二家，三世有舊矣。先祖（即岑雯）與簡園公（蘇若瑚，1851-1917）鄉居住還，文字酬唱無虛日。而先君子（即岑光樾）與令尊冬心公（即蘇寶盃，1881-1938）亦同仕官師。辛亥後，皆以侍親南歸，兩代四人，其出處若合符契。今將刊布吾祖若考之遺集，能為之序者，宜莫吾子若矣。」文擢受而誦之，不敢辭。既為詩以附《柳廬詩鈔》後，復為文以著鶴丈文行之全，而吾兩家先世志行相同之故，有可言者乎！……文擢文質無所底，於先輩之流風餘澤，恆嚮往而未之至，此所以低徊於奕代，而肅然有以自省也。……因述吾兩家世好之勤，與夫忠孝大節所以自致於文藝者，記之以為世教。²⁴

由此可見，岑、蘇兩家關係親密，經常聚會酬唱，²⁵ 而且兩家先輩「志行相同」，強調個人「忠孝大節」，故家訓亦甚為類似。²⁶ 因此，蘇文擢藉著撰寫序言道出兩家歷三世之關係。

三. 岑光樾《鶴禪集》內容

清亡後，不少晚清遺老，如賴際熙、溫肅、陳伯陶、張學華（18663-1951）、丁仁長（1861-1926）、吳道鎔（1853-1935）、區大典（1877-1937）、區大原（1869-1945）等，為保氣節，堅拒出任二朝，遂選擇移居香港，並以遺民自況。

相反，岑光樾於國亡後，隨即返鄉隱居，不仕不聞，箇中原因，與他的父親有密切關係。他的父親岑雯曾數次應考科舉不果，遂於鄉間設帳授徒。他平日用心教育兒子，當得見岑光樾考獲進士，加以訓勉，親書楹帖「耐得冷官是佳事，須知經術即政書」相贈，提醒他安常守順，不忘學術。清亡後，他隨兒子南下，「客居番禺之沙浦村」，不

23. 〈跋〉，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169-170。

24. 蘇文擢：〈《鶴禪集》序〉，頁1-3。另有關蘇若瑚和蘇寶盃的事跡，詳參蘇文擢：〈先王父簡園公事略〉，載氏著：《邃加室詩文集》（香港：自刊本，1979年），頁112-113；同氏著：〈先考冬心府君傳略〉，載《邃加室詩文集》，頁113-115。

25. 岑雯嘗因避疫症而攜同兒子到蘇若瑚家，後因聞蘇氏鄰居也有死者，立刻連夜離開。蘇若瑚嘗詩云：「主人方客客，客來為主人。……速來勿疑沮，無使生荆榛。」（見氏著：〈岑簡菴因避疫偕子來居小園旋又聞鄰有死者即日舍去以此留之〉，載氏著：《宮教集》〔香港：蘇文擢，1981年〕，頁146-147）

26. 蘇文擢嘗賦詩云：「知者岑簡翁，志業能相須。觀其著詩語，履道同一途。有懷在千秋，情寄擅八區。官閒補讀書，經術即政書。子孫服蘭言，莫辨岑與蘇。」他解釋，岑雯撰有「耐得冷官是佳事，須知經術即政書」聯語予岑光樾；而蘇若瑚亦嘗寄聯予蘇寶盃：「莫緣親健商辭祿，好趁官閒補讀書。」由此可見，兩家的庭訓竟然不謀而合。詳見蘇文擢：〈題《柳廬詩鈔》（原註：集中卷首有戲答先祖簡園公留鬚十五韻，《宮教集》五古開篇即為會岑簡公步元韻二首，文擢謹次韻奉題）〉載《邃加室詩文續編》，頁160上下。按：此詩亦見載於《柳廬詩鈔》，〈題詞〉，頁227-228。又按：蘇若瑚撰有〈答岑簡菴二首步元韻〉（《宮教集》，頁142-144），而岑雯撰有〈戲答蘇器甫留鬚〉（《柳廬詩鈔》，頁7）。

理世事，甘心退隱鄉間，每天「與野農為侶」，每當「念國事，輒北望長吁」。²⁷ 可見岑雯以身作則，堅守氣節，選擇遁跡鄉間對岑光樾深有影響。除此之外，他的退隱選擇亦相信與其老師簡朝亮有關。簡朝亮自四十歲以降，築讀書草堂教導門人弟子，²⁸ 嘗謂「予旅山中，定久居之計，家人山居績麻之餘，亦讀書爾。」²⁹ 辛亥革命後，有門人邀請簡朝亮「避地香港」，惜「辭不往」，認為自己宜「居忠義鄉而已矣」。³⁰ 即使簡朝亮七十和八十壽辰，門人「欲賀生日」，但他「聞而止之」。「自辛亥國變後，未嘗飲酒，未嘗與燕會焉，斯〈黍離〉之感不忘也。」³¹ 可見簡朝亮自清亡後，一直眷戀前朝，拒赴聚會，藉以表達其對故國的哀思。

由此可見，岑光樾深受父親、老師言行的影響，遂於國亡後，寧願選擇返鄉隱居避世，也不願出仕，以表忠於清室。

（一）眷戀前朝

岑光樾身為清廷官員，經歷國變後，身心均有所影響。誠如蘇文擢指出，岑光樾「遭時不遇，鑿跡閭里，介然無夕露沾衣之累，往往寓悲憤於吟嘯中」。³² 可知從他的詩文中，不僅寄喻個人的感情，而且表現出對前朝的眷戀。

清遺民不能再以典型的政治遺民分析他們的想法，心境也非「存清」等於「存天下」的概念。他面對「值人事之嬗變，感王路之未平」時，³³ 選擇歸隱鄉里，一心以保存和捍衛傳統文化為重，大體可視之為文化遺民。³⁴ 即使面對「頻年喪亂如崩濤」的現況，岑光樾仍謂「野老誰容說甘苦」，³⁵ 「故土豈不懷，大地嗟破碎」。³⁶ 他多年來一直「浮沉桑海意茫然」，³⁷ 強調自己「暮楚朝秦那敢苟」，³⁸ 祇能作「何時大一統，還我古神州」的呼喊。³⁹

岑光樾居港期間，經常賦詩自況，抒發個人感受，當中有不少表達對前朝之思念，如〈舊詠史詩偶憶得一首〉云：

27. 〈先考事略〉，載岑雯：《柳廬詩鈔》，頁231。

28. 〈簡先生年譜〉，載簡朝亮：《讀書堂集》（出版資料缺），「（光緒）十有六年歲次庚寅先生年四十」條，頁8上。

29. 簡朝亮：〈三寄草堂諸學子書〉，載氏著：《讀書堂集》，卷2，頁24下。

30. 〈簡先生年譜〉，《讀書堂集》本，「（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先生年六十有一」條，頁15上下。

31. 〈簡先生年譜〉，《讀書堂集》本，「庚午歲先生八十條」，頁18上。

32. 蘇文擢：〈《鶴禪集》序〉，頁2。

33. 〈朱隘園（原註：汝珍）同年遺像〉，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銘贊〉，頁90。

34.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4-1945）》，頁29-30。按：有關民初文化遺民的分析，參看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

35. 〈劉筱雲自題薑桂圖索和賦答〉，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4。

36. 〈題西樵山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45。

37. 〈賀黃豫樵壽辰（原註：壬辰【一九五三】）〉，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0。

38. 〈雷蔭孫七六朝歲值重遊泮水詩來素和（原註：壬辰【一九五二】）〉，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0。

39. 〈有感〉，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6。

去國悠悠十九年，歸持何物更朝天。孤臣嘯盡陰山雪，祇有冰心一顆圓。⁴⁰

此詩約撰於1930年，作者以「孤臣」自況，指出自己歷盡歎辛，但對前朝仍然是「冰心」一片。他在〈題溫檠菴癸卯奉召入值南齋香江送別圖〉嘗云：

臨江尚擊中流楫，杖策能揮返日戈。往事如煙那忍說，不勝遺恨寄滄波。⁴¹

溫肅於1923年曾「奉旨」在南書房行走，追隨溥儀（1906-1967）左右，獲得不少清遺民欣羨。⁴²可惜，清室覆亡，既成事實，已不能扭轉結局，岑光樾每每憶起此事，祇感到往事如煙，萬般無奈。又如，他在〈題胡伯孝湖濱偕隱圖〉詩云：

日月曾幾何？江山不復識。言念畫中人，今為島上客。平居抱雄畧，吏隱聊自適。結此人境廬，巢枝栖比翼。六橋秋水闊，清風抗蘇白。一朝避地去，州里復蠻貊。回首舊釣遊，山水留破塵。知君意不忘，尚作滄州憶。竊聞達者言，天地原匪窄。世變如轉轂，去住安所擇。隨意即桃源，澄心君自得。⁴³

表面上，此詩是為胡伯孝的畫作題詩，但內容明顯以此自況，暗藏自己的寄盼，聊以慰解。詩中清楚指出「江山不復識」，意指時代轉變，自己對現實世界感到迷惘。即使自己身為「島上客」，也望能「吏隱聊自適」。世事多變，自處也不容易。最後，他安慰孝伯「隨意即桃源，澄心君自得」，桃花源正在自己心中，不假外求。⁴⁴其實，岑光樾喜歡以「桃源」暗指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歸宿，如「此中有桃源，靜觀君自得。」⁴⁵又如「讀畫恍如逢橘秘，避秦何處更桃源。」⁴⁶又如「回眸一笑倍精神，淡著臙脂自寫真。獨使中興花有國，不妨長作武陵人。」⁴⁷「武陵人」出自陶潛〈桃花源記〉。作者藉此把現實和理想境界聯繫起來，通過對桃花源的安寧和樂、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繪，表現了

40. 〈舊詠史詩偶憶得一首〉，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66-67。

41. 〈題溫檠菴癸卯奉召入值南齋香江送別圖（原註：己丑【一九四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78。按：詩題指「癸卯」，不確。據《檠庵年譜》所載，「（癸亥，即1923）三月初一日奉諭著在南書房行走（《溫文節公集》本），「癸亥（1923）年四十六歲」條，頁14。

42. 賴際熙嘗言：「今春被召入侍南齋，人皆頌聖主能得賢，鴻毛巨魚，乘風縱壑，有以喻之。」（〈送檠老副憲同年奉召入直南齋序〉，載氏著、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頁34-35。）另見陳伯陶：〈送溫毅夫副憲回京入直南書房序〉，載氏著：《瓜廬文賸》（出版資料缺），卷4，頁17上-18上。

43. 〈詩稿上·題胡伯孝湖濱偕隱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54-55。

44. 事實上，胡伯孝亦賦詩唱和：「東坡咏西湖，溪山如舊識。悒悒披前圖，栖栖動行客。吾閩岑補闕，髯蘇比閒適。兒時記青燈，祠廡疵卵翼。分攜四十載，相對各頭白。世事閱滄桑，忠信行蠻貊。秋聲來西南，刺刺共粉墨。入蜀念韋莊，紅袖江南憶。慰我天地寬，提筆未云窄。冥鴻弋何慕，餓麟食猶擇。靖節託桃源，我意君先得。」（見胡伯孝：〈鶴禪先生為題湖濱偕隱圖依奉韻和〉，《李景康先生百壺山館藏故舊書畫函牘》，〈胡伯孝詩五古一首寫贈李景康〉，頁219）詩末一句「靖節（即陶潛，365-427）託桃源，我意君先得」，正好證明岑光樾的看法獲胡伯孝的認同。按：胡伯孝（1880-1960），名熊鏗，以字行，廣東順德人，著名詩人，兼葭樓弟子，1936年曾印行古近體詩八十二首、詞四十七闕。

45. 〈題黃熱客江山臥遊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48。

46. 〈題盧煊仲同年娛園雅集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56。

47. 〈桃花重開〉，載岑光樾撰、岑公煇編：《鶴禪集》，頁47。

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對當時的現實生活不滿。或者，〈題畫〉詩中所描繪的情景，「飛泉百道樹千尋，杖履相隨鶴與琴。高臥遑談天下事，此身原已入山深。」⁴⁸正是作者的寫照。

無疑，自辛亥革命後，國家一直陷入混亂狀況，軍閥割據，弄致民不聊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岑光樾嘗謂「淘米應自慰，粒粒盡明珠」，⁴⁹暗指當時生活困苦，每粒米均猶如「明珠」般珍貴。他亦嘗云：

羣籟不平鳴，盡作驚濤響。撓之誰使然，饕風來莽蒼。
南霜北且雪，唧唧寒蟲語。雪落將如何，切膚霜已苦。⁵⁰

岑光樾以「霜」和「雪」分別暗喻整個國家不分南北，均正值混亂和困苦時期，表達出作者有切膚之痛，寄望國家早日走出困局。

岑光樾經常不經意地發出「景物依舊，人面全非」的感慨，如「只今亭院還依舊，一瓣心香付與誰。」⁵¹又如「人自傷春春自在，來年依舊滿園花。」⁵²每當接觸到一些故宮舊物，岑光樾便會感懷身世，另有一番感受，如〈張若靄溪山竹石圖卷故宮舊物流落民間有客出以相示因題〉：

石渠殘夢已無痕，妙繪驚看劫後存。如此溪山如此畫，不堪舊事說開元。⁵³

又如〈為胡伯孝題董邦達山水畫軸〉：

香光繼踵惟公健，妙繪欣看劫後傳。回首石渠千萬軸，只今神往太平年。⁵⁴

作者詩題注云：「富陽董邦達（1696-1769），號東山，雍正間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畫得元人家法，善用枯筆，此幅乾隆時應制，獨見溫潤。故宮遺物，流落人間，伯孝先生，什襲以藏，當不無今昔之感。」作者以「石渠殘夢」意指皇家藏書處遭受破壞，大量珍貴物物流落民間，祇望得到保存。觀物作嘆，文人交往經常餽贈書畫，或邀題詞，岑光樾碰見故宮遺物，自有「今昔之感」。

儘管岑光樾明白「行樂在四時」的道理，⁵⁵享受「嘯歌林下且談禪，待觀滄海還桑田」的生活，⁵⁶但當面對煩惱，他應怎樣自我排解呢？〈夜熱〉一詩或許可以提供答案：

48. 〈雷蔭孫七六朝歲值重遊泮水詩來素和（原註：壬辰【一九五二】）〉，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0。

49. 〈浙米〉，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8。

50. 〈冬寒二首〉，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7-68。

51. 〈江門釣臺重修落成志感（原註：己丑【一九四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77。

52. 〈題黃少強惜春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52-53。

53. 〈張若靄溪山竹石圖卷故宮舊物流落民間有客出以相示因題〉，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53。

54. 〈為胡伯孝題董邦達山水畫軸（原註：戊子【一九四八】）〉，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75-76。

55. 〈題李仲齊四時行樂圖（原註：甲午【一九五四】）〉，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1。

56. 〈寄江霞公同年〉，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1。

昨宵苦炎熱，輾轉汗如漑。解衣北牖下，奇獲驚不意。輕颺下高梧，別如一天地。狂喜布竹榻，酣然得清睡。今宵熱猶酷，微爽思復致。那知竟不爾。今昨乃殊異，迺風風不來，來者蚊與蚋。利喙環我攻，應效苦兩臂。蹶起還下帷，堅壁聊自衛。人生具苦樂，好境難妄覩。無心容一遭，十望九不遂。造物常弄人，人欲天所忌。風月尚或靳，紛紛況萬事。念此躁自釋，忽忽已入寐，覺來天半明，鶴響煙空喚。⁵⁷

全詩上部份描繪作者在夜來悶熱天氣中與蚊和蚋大戰，捍衛自己雙臂，寫來趣味盎然；下部份作者則筆鋒一轉，談及個人想法，直接表明自己明瞭「人生具苦樂，好境難妄覩」，「造物常弄人，人欲天所忌」的道理，遂令自己得以「自釋」，心中鬱悶一掃而空，可以去安睡，而明天將會是新的一天。⁵⁸

的確，岑光樾回望一生，感觸良多，他在離世前一年撰寫〈己亥生朝感賦〉三首詩，內裡除了表達了對夫妻之愛和家人孝順外，亦抒發個人對前朝的眷戀。首詩云：

曩時花燭也重經，客語曾叨祝鶴齡。攬鏡卻知人易老，華顏相對兩星星。（原自註：丙申十月重逢花燭，迄今四載，尚能共保龍鍾，初非意料所及。）⁵⁹

岑光樾與妻子於1896年10月17日結婚，⁶⁰ 故於「丙子」年（即1956年）十月「重逢花燭」，即結婚六十載，故撰寫此詩以茲紀念。⁶¹ 他謂夫婦二人均能安康，實「非意料所及」，乃因前一年（即1955年），岑光樾大病一場，「幾瀕於危，幸調治月餘，卒轉危為安」。⁶² 他在〈謝故人問疾〉一詩嘗透露箇中端倪：

白髮垂垂將過耳，一病兼旬幸不死。留將冷眼看滄桑，欲問滄桑還有幾。頗疑先德猶相予，眠食兩可還故吾。故人情厚堪告慰，邁步已屏筇杖扶。山齋日長一事無，蟬鳴荔熟當清娛。興來擘窠二尺餘，醉墨尚可煙雲驅。⁶³

岑光樾「幸不死」，遂有「留將冷眼看滄桑，欲問滄桑還有幾」的想法。自大病後，他亦開始「蓄頷下髯，並試用籐杖」走路，⁶⁴ 更自嘲是「不鳴亦不飛」的鶴，⁶⁵ 追求

57. 〈夜熱〉，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63-64。

58. 又如〈村居懷劉鏞伯〉云：「生計事雖拙，固窮聖所右。百感聊自覺，知止理不謬。」（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59）相信是同一道理，聊以慰解。

59. 〈己亥生朝感賦三首（原註：一九五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2。

60.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162。

61.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168。按：「重逢花燭」，又稱「重諧花燭」，指古人慶祝結婚六十周年，重新點燃花燭，再次舉行婚禮。由於古人長壽者遠較今人為少，故此乃罕見之人生大事。有關分析，可參看劉詠聰：〈清代至二十世紀前半期有關「重諧花燭」之記載〉，載馮志弘、許國惠、施仲謀主編：《中國歷史文化教育及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頁13-31。

62.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167。

63. 〈謝故人問疾〉，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70。

64. 《鶴禪集》收錄一幀照片，上有題字（頁42）。

65. 〈自題七十六歲小像（原註：乙未補題【一九五五】）〉，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銘贊〉，頁100。

「圓靜」境界，⁶⁶ 不欲再理會世俗事。

〈己亥生朝感賦〉詩二云：

彈指滄桑六十春，芹香初擢話前塵。君親莫報知何用，愧說當年第一人。」（原自註：光緒己亥科考進庠，忝居首選。先君子為題謁祖聯，有忝擢宮芹第一人語。今歲恰值重遊泮水，回思過庭時，如夢如寐，不勝百感之交集。）⁶⁷

岑光樾清楚指出當年考取進士，「忝居首選」，惜清室覆亡，自己無法再效忠前朝，愧對自己的功名。他重遊學宮，記憶湧現，可謂百感交集。此番言論完全吻合遺民的心態，對故國之思，至死方休。

（二）緬懷師友

岑光樾現存不少詩作、聯語的題材均是緬懷老師、友人，內容感人至深，既流露出對逝者的追憶，亦間接抒發個人的哀思。當中有些頌讚其人一生的功績和表現，也有聊表哀思。

岑光樾對恩師簡朝亮和師公朱次琦（1807-1881），均十分尊崇。1933年，簡朝亮逝世，岑光樾親到廣州送殯，⁶⁸ 並嘗賦聯云：

大道正多岐，南國更誰稱祭酒。
斯文原未喪，草堂差幸有遺書。⁶⁹

他以「祭酒」尊稱簡朝亮，古代祭酒古禮祭祀宴饗時，由最年長尊者舉酒以祭於地，故以祭酒為尊稱，同輩德高望重之義，意指他的學術地位無人能替代。幸好簡氏有《讀書草堂集》存世，否則他的學問思想將會散失。至於朱次琦先生，他曾賦詩云：

千秋紫陽不復作，曜靈既淪望舒斂。九江先生名世才，篤生自振南天鐸。先生大義詔群疑，六經不腐文在茲。治經治事理一貫，分齋畫畛嗟己歧。先生著書富董賈，忍付灰飛不自假。謂防百粹時一疵，學說猶堪殺天下。江河日下幾何年，哀哉此意誰復傳？秦火烈烈方燎原，六籍已比秋扇捐。百家九流墻及肩，禍梨災棗歲萬千。出奴入主矜才賢，勢若牛飲趨狂泉。經師人師那復得？嶽降辰逢倍惻惻。讀書草堂今亦蕪，回首門墻重霧臆。⁷⁰

岑氏自注：「讀書草堂乃簡竹居先生講學處。余在簡先生門下，於九江先生（即朱次琦）為再傳弟子」，他緬懷昔日在讀書草堂學習的情況，敬重兩位老師的學養，認為至

66. 岑光樾嘗云：「『圓靜』為吾道號。蓋自辛亥以來，四十有餘年矣。」（〈自題八十歲道服小像〉〔原註：乙未【一九五五】〕，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銘贊〉，頁99）

67. 〈己亥生朝感賦三首（原註：一九五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82-83。

68. 〈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頁166。

69. 〈輓簡竹居先生〉，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聯語上〉，頁112。

70. 〈詩稿下·朱九江先生生朝感賦（原註：己丑【一九四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76-77。

今已難復見。眼見「江河日下」的時代，他哀嘆世人忘卻師訓。另外，他亦緬懷師兄弟，如〈輓黃師伯（原註：乙未【一九五五】）〉：

足跡十五行省，詩卷三千餘篇，夙仰豪懷方益壽。
回首讀書草堂，翹想負暄山館，驚聞長別不勝哀。⁷¹

岑光樾以此聯頌讚豪情壯志，遊歷各地賦詩，亦回想昔日在讀書草堂和負暄山館論詩酬唱，不勝唏噓，對他有著無限思念。

除此之外，岑光樾與學海書樓的諸位前清遺老，彼此同年中舉或一同共事，建立真摯的友誼。每當友人離世，他均感到哀傷，如賴際熙（〈輓賴荔垞前輩〉：「過宋皇臺，想平居坐對殘山，別有興亡之感。讀醉鄉記，歎斯人長尋秋草，不知涕淚何從」）、⁷² 區大典（〈輓區徽五前輩〉：「下筆輒千言，遺史每多憂世論。知交齊一物，尊經誰續等身書」）、⁷³ 張學華（〈輓張漢三前輩（原註：辛卯【一九五一】）〉：「木天夙擅才名，試追思斧藻兩朝，當代曾推大手筆。桑海幾經塵劫，慨留得采薇百詠，遺編猶作斷腸聲」）等。⁷⁴ 各輓聯均情真意切，讚揚他們對文化事業的貢獻。

又如蘇文擢的兄長蘇封許（?-1952）曾「避地南來」，到成達中學擔任教席。岑光樾以禮相待，關心各兄長的情況，談及蘇若瑚、蘇寶盃二人的「聲容道藝，尤欸欸樂道之」，反映出他為人「篤於故舊，深於情性」。⁷⁵ 惜兩年後（即1952年），蘇封許離世，岑光樾哀痛不已，撰寫輓聯如下：

才士本無雙，何圖共事兩年，遽等雲煙空過眼。
故交還有幾？竟爾哭君三世，回思玉雪倍酸心。⁷⁶

可見岑光樾敬重蘇封許的才學，亦視他為知己，更思憶起岑、蘇兩家的親密關係，用語令人動容。

由此可見，岑光樾的作品確實反映出他對「兄弟朋友死生懷念之詞，亦皆至情流露」，⁷⁷ 絕無虛飾之意、溢美之辭。

（三）香江情懷

岑光樾居港後，內心固然不斷思憶故國，但仍會心繫香港各樣事情。如1941年日軍

71. 〈輓黃偉伯〉，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聯語下〉，頁138。按：黃偉伯（1872-1955），名棣華，廣東順德人，是簡朝亮弟子。光緒二十年（1894）考中秀才，後棄儒從商，曾遍游全國各地。晚歲定居香港後，築負暄山館於九龍塘，以詩自娛。著有《負暄山館詩詞》、《負暄山館聯話》、《十五省記游詩草》等。有關黃偉伯的詩作述論，見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224-228。

72 〈輓賴荔垞前輩〉，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14。

73 〈輓區徽五前輩〉，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16。

74 〈輓張漢三前輩（原註：辛卯【一九五一】）〉，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31。

75 〈《鶴禪集》序〉，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2。

76 〈輓蘇封許（原註：壬辰【一九五二】）〉，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聯語下〉，頁133。

77. 〈跋〉，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70。

大舉入侵香港，岑光樾賦詩云：

礮（炮）聲渡海掀狂濤，般若雷穀攢相鏖。天驚石抉神鬼號，嗟哉人命如鴻毛。
礮來破壁已八九，我身無恙心煩忉。兒孫地隔無消息，咫尺胡越疑所遭。噫嘻兩
間自高厚，胡乃踟躕無所逃。六合已成大戰國，戴山負島無靈鼈。繁華百載夢一
覺，魚尾盡赤傷民勞。君不聞，十日隆隆礮未已，機聲更逐颯風起。⁷⁸

全詩描繪的景象十分真實，氣氛凝重。作者內心煩亂，慨嘆戰爭的無情，賤視生命，弄致親人分隔，生靈塗炭，把昔日的繁華的街道猶如夢境般，不再出現，祇充斥著一片炮聲、機關槍聲。

另外，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降，香港不少寺觀、學校、公私機構、商號的楹聯和匾額，均有邀請晚清遺老名家題寫，岑光樾便是其中之一。岑光樾精於書法，「善小楷」，⁷⁹ 師法趙孟頫（1254-1322）而兼有唐人風格，又擅寫擘窠大字，⁸⁰ 字體雄渾有力，莊嚴勁健，甚享盛名，經常用來送贈友人。如1926年，岑光樾「書行楷聯」贈李景康；⁸¹ 1937年，他將魏晉隋唐拓本送贈李景康。⁸²

另外，他亦經常獲邀為保良局、圓玄學院、黃大仙寺廟等處撰寫聯語，如1933年，他為黃大仙寺廟孟香亭的橫匾題上「三教同源」四字，並題聯：

方便門開施法雨，如來座近接慈雲。⁸³

全聯符合平仄和格律，意境深遠，「法雨」是佛家語，比喻佛法。佛法普度眾生，如雨之潤澤萬物；「慈雲」亦是佛家語，比喻眾生獲慈悲心懷如雲之廣，到處均可感受到。岑光樾本身信奉理學，亦深明「三教合流」的意蘊。在信奉儒家思想的社會，黃大仙祠是道家聖地，內裡供奉儒釋道三家的代表人物，配合有佛家意味的對聯，可算是「三教同源」了。

岑光樾亦為志願團體撰聯，如〈香港保良局門聯（原註：壬申【一九三二】）〉：

庶幾萬廈歡顏，大庇痾瘵徵定保。

78. 〈辛巳十一月香江紀事〉，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56-57。按：「辛巳」是指1941年。又按：此詩亦見載於方寬烈編：《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412。不過，胡從經編《歷史的蹺音：歷代詩人詠香港》（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則缺載此詩。

79. 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9年），頁98。

80. 張惠儀：〈粵籍遺老書法家與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書壇〉，載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157。有關岑光樾的墨蹟，可參看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墨蹟〉，頁149-160。

81. 〈《李鳳坡先生年譜》輯要〉，《李景康先生百壺山館藏故舊書畫函牘》，「一九二六年（歲次丙寅），三十七歲」條，頁372。

82. 〈《李鳳坡先生年譜》輯要〉，《李景康先生百壺山館藏故舊書畫函牘》，「一九三七年（歲次丁丑），四十八歲」條，頁379。

83. 孟香亭四副對聯，乃分別由賴際熙、朱汝珍、吳道鎔和岑光樾四位名儒於1933年所撰。有關這些對聯的詳情，見張為群：〈讀楹聯知歷史——以蓄色園黃大仙祠為例〉，載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考察香港：文化歷史個案研究》（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5年），頁119。

無使一人失所，勤宣德意號循長。」⁸⁴

又如〈保良局正門（原註：癸巳【一九五三】）〉：

體上蒼生物為心，濟眾先從扶弱起。
推薄海歸仁之量，程功須藉合羣來。⁸⁵

又如〈保良局運動場（原註：癸巳【一九五三】）〉：

積健為雄，漫道兒童輸魄力。
知方有勇，更從巾幗見精神。⁸⁶

從上述的聯語可見，岑光樾均讚揚保良局有功於蒼生，能做到救急扶危，協助和關心貧苦大眾的生活，與杜甫（712-770）「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期盼相同。⁸⁷

（四）倫理教育

事實上，不少清遺老面對復國無望，生活困窘等「現實的無奈」，遂「轉往實踐教育主張」，藉此裨益人心。賴際熙等人遂「仿廣州學海堂之例」，在港創辦學海書樓，此舉象徵著「清遺民尋覓另一文化和教育實踐之所」。⁸⁸ 當時港督金文泰爵士（1875-1947）注重漢文，與晚清遺老的關係特別融洽，積極推動籌建香港第一所官立漢文中學和支持香港大學設立中文學院。⁸⁹ 賴際熙憑著這個良好的機遇，延聘不少前清翰林學士擔任講席。⁹⁰ 因此，1925年，岑光樾應賴際熙之邀來港執教於成達學堂和學海書樓，講授經史，⁹¹ 一年後，他轉至官立漢文中學（即金文泰中學前身）任教。⁹²

由於他一直對賴際熙十分尊崇，故曾回覆賴際熙的書信中說：「珠河南湄，閉戶息

84. 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124。

85. 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135。

86. 載岑光樾撰、岑公煊編：《鶴禪集》，頁136。

87.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載氏著、仇兆鰲（1638-1717）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冊，卷10，頁832。

88. 《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61-62。按：有關學海堂的成立與推動粵學的關係，參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再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頁184-201。

89. 王齊樂：〈金文泰與香港中文教育〉，載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頁226-231；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同上書，頁211-225。按：吳倫霓認為金文泰強調中國文化，目的是緩和反英情緒及強調古典文學與儒學，以沖淡由新文化及五四運動所引起的近代中國民族識（見氏著：〈教育的回顧（上篇）〉，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下冊，頁514。另參看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頁180-184。

90. 區志堅：〈發揚文化、保存國粹：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載學海書樓董事會編：《學海書樓八十年》（香港：自刊本，2003年），頁13-20。

91. 見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6年），頁309。

92. 有關官立漢文中學的創辦背景和宗旨，詳參《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263-269。

交。忽辱來書，如祥雲飛降，照我戶庭，藉聞興取百吉，何慰如之」。⁹³ 尊崇之情，溢於言表。加上賴際熙在香港籌辦學海書樓，其辦學理念以推廣傳統國粹文化為宗，講授國學經史百家，藉以培養更多人才，讓中國傳統學問在香港傳承及發揚光大。⁹⁴ 這正好符合岑光樾內心的文化情結，「不得於時，退而致力教育」，⁹⁵ 遂毅然離鄉抵港，開展其教育工作。由此可見，他願意「長期屈處香江而不以為辱」，⁹⁶ 與上述原因不無關係。

從岑光樾的詩作可知，他的教育宗旨以「崇實用戒囂張」和「莫疑經術腐」為主，前者可從〈成達中學校歌〉得知；後者則從他對畢業生的勸勉可窺一斑。他於1947年創辦成達中學，並擔任校長，正好一展他的教育理念，並貢獻社會。〈成達中學校歌〉云：

校樓翼翼起門牆，覺模舊拓伊重張。朋來濟濟自遠方，志道問業期皆臧。端蒙養，進中行，切磋數學多商量。群言淆亂折諸聖，大道毋使歧亡羊。新知培養還博涉，兼綜中外咸成章。崇實用，戒囂張，雞鳴不已凌風霜。樂爾群，同爾力，萃爾力，集爾長，明體達用貞厥常，鬱為時棟為國樑，庶幾達材成德名副實，皎如旭日升祥光。⁹⁷

岑光樾親撰校歌，足以反映其教育理想。他提醒來自四方的學生必須勤奮求學，彼此互相切磋砥礪。他亦鼓勵學生做到「博涉」「兼綜中外」，不會自我限制。「崇實用」、「戒囂張」是最直接的訓勉，期望他們日後成為國家的棟樑，這才無負校名「成德」之意。詩中有「明體達用」一詞，語出宋代教育家胡瑗（993-1059）的教育法。胡瑗認為：「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⁹⁸ 所謂明體，就是領會聖賢之遺意，理解六經等儒家經典的道理，掌握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意義；所謂達用，就是在修身、治國、處世的過程中，把這些內容實踐出來。因此，「明體達用」可算是「學以致用」。岑光樾深受理學薰陶，故其教育主張不脫理學家的主張。

另外，岑光樾對畢業生亦有一番祝願，如〈留別同學諸子〉詩云：

93. 見〈岑光樾致賴際熙書〉，載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年），頁12。按：此信不載於《鶴禪集》。又按：此信缺繫年，但推斷應撰於1913年初。信中說：「但家君（即岑雯）現患腫證已及月餘，所服方藥，絕無顯效，諸醫異說，罔所適從，意督心煩，未遑操筆作書，且近以種種原因，頗有移家還鄉之意。」（頁12）岑雯於民國二年（1913年）六月廿六日病逝（見〈岑太史生平大事年記〉），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65），故此信應撰於此年。

94. 參看區志堅：〈學海書樓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載《香海傳新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頁79-121。另可參看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6年），頁167-181。

95. 〈跋〉，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70。

96. 見劉智鵬：〈岑光樾——官立漢文中學的翰林教師〉，《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頁150。

97. 〈詩稿下·成達中學校歌（原註：丁亥【一九四七】）〉，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74-75。

98. 黃宗羲（11610-1695）、全祖望（11705-1755）等：《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文昭胡安定先生瑗〉，第1冊，頁24-25。

頻年風雨共雞鳴，惜別依依此日情。吾黨莫疑經術腐，抱殘猶望魯諸生。⁹⁹

此詩表達依依不捨之情，但強調「莫疑經術腐」，即使面對外在的挑戰，畢業生也不要動搖自己的理念，相信國學的价值。他亦寄語畢業生云：

懿惟好德，秉民之彝。愛日以學，亦無已時。毋安小成，大器是期。毋涉旁門，中道以馳。為山覆簣，功在不虧。汝基勿壞，勗念良規。¹⁰⁰

他十分重視學生的品德，追求學問的態度，強調不能依靠旁門左道或走捷徑，應該刻苦耐勞，保存良念，將來必定「大器」可期。

岑光樾認為「大匠之教，必以規矩」，¹⁰¹ 不能過份自由，否則學生容易欠缺應有的學習態度。他堅守傳統五倫觀念，宣揚孝道，如〈題王少平春暉孺慕圖〉詩云：

我讀春暉圖，我思古孝子。板輿千里迎，將母慰陟屺。庸德子所敦，百行莫先此。俗薄孝始衰，頽波竟胡底。君懷煦物仁，愛立由親始。母樂方融融，子職常疊疊。曠觀叔世人，無乃梟鸞分。¹⁰²

他強調子女應當孝順父母，所謂「百行以孝為先」，若能做到母慈子孝，相處無爭，自然毋須再分善和惡、小人和君子，達至大同的境界。又如〈蔭晉仁兄屬題秋燈教子圖〉一詩云：

秋燈霜逼影模糊，猶憶當年自撫孤。今日循陔春正好，含飴應寫弄孫圖。綱常寂寞世方悲，誰復辛勤教孝慈。獨臥海濱閒展卷，令人彌想白華詩。¹⁰³

二十世紀以降，不少世人爭相仿效繪製課子圖。黃蔭晉在1931年邀請畫家鄧芬（1894-1964）繪畫昔日母親課讀情形，並請社會名流題辭而輯成的圖冊，命名為《秋燈課子圖題辭》，¹⁰⁴ 岑光樾便為該畫題辭。詩中指出該圖勾起自己母親昔日課讀情況，認為一切綱常倫理，不能屏棄，為人父母必須教導子女孝順的道理，更謂自己憶起「白華詩」。《詩·小雅》有〈白華〉篇，惜已散佚。《毛詩序》謂：「〈白華〉，孝子之絜白也。」¹⁰⁵ 此詩言孝子養父母常自潔，如白華之無半點污垢。

99. 〈留別同學諸子〉，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50-51。

100. 〈成達中學第二屆同學錄題辭（原註：庚寅【一九五〇】）〉，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銘贊〉，頁97。

101. 〈敦梅學校三十二屆校刊（原註：己丑【一九四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銘贊〉，頁96。

102. 〈題王少平春暉孺慕圖〉，載岑光樾撰、岑公焄編：《鶴禪集》，頁57。

103. 《廣東歷代詩鈔》，中冊，卷5，〈清光宣間·岑光樾〉條，頁452-453。按：此詩缺載於《鶴禪集》。按：此詩亦見載於黃蔭晉（1900-1986）：《秋燈課子圖題辭》，丙午〔1936〕年刊本，頁5上下，但此本載錄的詩，用字上稍有分別，如「燈」作「鐙」；「復」字則作「更」字。

104. 有關此書的背景，詳見黃誥（1910-1958）於1932年為《秋燈課子圖題辭》一書撰寫的題識（原缺頁數）。此圖頗獲不同時人重視，紛紛賜題詩詞，詳參黃蔭晉：《憶江南館回憶》（香港：廣宇出版社，1989年），頁8。另可參看劉詠聰：〈清代課子圖中的母親〉，載氏著：《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5年），頁180。

105. 《毛詩正義》（阮元〔1764-1849〕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頁150

岑光樾經常誨人自倦，晚年時總算兒孫滿堂，「更喜今年萊舞會，平添新秀小寧馨」，他自註謂：「老來俯畜已無力，差幸兒輩尚能修南陔之義，於心竊慰。幼孫善承色笑，亦自可樂。」¹⁰⁶ 加上，他與妻子能結褵六十年，「久矣傳為美談」，嘗有「少日本盲婚，情怯互憐含脈脈；平生無綺語，老來偏得笑卿卿」等聯語，¹⁰⁷ 表達夫妻彼此互敬互愛，堅守終老。明顯地，他不祇在課堂內勸勉學生，更能在家中實踐出來，做到家庭和睦，夫妻恩愛，兒孫奉養和孝敬雙親，成為別人學習的楷模。由此可見，他對教育理念的堅持，也是對文化傳承作出貢獻。他的同事劉隨（1897-1982）曾賦詩云：「石潛得化知風力，言入惟微見道情。猶喜鯉庭經筵在，依稀庠廡認先生」，亦正概括他的教學目標和成就。¹⁰⁸

四. 結語

總括而言，岑光樾的遺民身份讓他堅拒出仕異朝，並選擇返回鄉間隱居十多年，直至獲邀才到港從事教育工作。他創辦成達中學，積極宣揚儒家精神和國學內容，無疑對香港中文教育甚有貢獻。他的詩文內容不僅表達自身對清室的懷念，亦包含了緬懷師友、抒發文化情懷和重視教育和倫理道德觀念等不同範疇。蘇文擢評岑氏的詩文，指出「大都原本倫物，扶教道於父子兄弟朋友死生新故之間，隨其性之所流露，而無待乎矯飾，即尋常翰墨，莫不端儀靜一，仁義之人，其心正，其言藹，固如此也。」¹⁰⁹ 誠為的論。何竹平曾評價岑雯、岑光樾二人的詩作，詩云：

如玉如金作述篇，故園喬木宛風前。千秋共許無虛筆，一脈相承有象賢。似見雍容猶杖履，漫憐清淺幾桑田。近聞邑士倡修志，不朽文章自倍妍。¹¹⁰

稱讚岑雯、岑光樾父子的思想和人格有一脈相承之處，他們的著作能流傳後世，成世人的典範。

簡言之，岑光樾一生堅守遺民氣節，言行合一，意志並不因外在環境轉變而有所動搖。儘管時人對一眾清遺民的想法抱有負面的評價，批評他們抱殘守闕，思想不能與時並進，但從岑光樾的個案可見，他與香港的教育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積極有為，絕非毫無建樹，詩文內容均是情理兼備，故實應給他一個較合理的評價。因此，本文望以岑光樾及其作品為討論重點，透過分析他的詩文內容，全面交代其思想，既可喚起學界的重視，亦能有助了解香港清遺民的文學特點。 □

[上冊，頁418]。

106. 〈詩稿下·己亥生朝感賦三首（原註：一九五九）〉，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82-83。

107. 〈丙申十月十七日重逢花燭紀念聯（原註：一九五六）〉，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141-142。

108. 劉隨：〈岑光樾太史任香港官立漢文中學講席秩滿退休賦此贈別〉，載氏著：《松桂堂集》，頁109。

109. 〈《鶴禪集》序〉，載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頁2。

110. 見何竹平：〈讀鄉先輩岑雯先生《柳廬詩鈔》暨哲嗣岑光樾太史《鶴禪集》後〉，載氏著：《節廬詩草》，《節廬詩文全集》本（香港：自刊本，2001年），頁81。